

莊澤宣編

# 人人讀

第七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人人讀第七冊 目次

審鵝	一	打笆斗	三
有趣的遺囑	五	兩件有趣的故事	五
平凡	七	平凡	七
神妙的簫	一〇	神妙的簫	一〇
湯琵琶	一四	湯琵琶	一四
擊鼓助戰	一七	擊鼓助戰	一七
羅黑黑	二〇	羅黑黑	二〇
百里奚	二三	百里奚	二三
三大美術家(上)	二六	三大美術家(上)	二六
三大美術家(下)	三〇	三大美術家(下)	三〇
一個銅板的官司	三七	一個銅板的官司	三七
爲永遠而描畫	四三	爲永遠而描畫	四三
十四	四七	十四	四七
十五	二十八	十五	二十八
十六	錢	十六	錢
十七	生我歌	十七	生我歌
十八	救國的音樂家	十八	救國的音樂家
十九	手創新國的大學教授	十九	手創新國的大學教授
二十	三個模範軍人	二十	三個模範軍人
二十一	兩個不怕死的硬漢	二十一	兩個不怕死的硬漢
二十二	假好人	二十二	假好人
二十三	首屈一指的女科學家	二十三	首屈一指的女科學家
二十四	把家產來獎勵學術的科學家	二十四	把家產來獎勵學術的科學家
二十五	兩位中國最近的發明家(上)	二十五	兩位中國最近的發明家(上)
二十六	花生米	二十六	花生米
二十七	救國救民的大科學家	二十七	救國救民的大科學家
二十八	救國救民的大政治家	二十八	救國救民的大政治家
二十九	九五	二十九	九五
三十	九六	三十	九六
三十一	九七	三十一	九七
三十二	九八	三十二	九八
三十三	九九	三十三	九九

# 人人讀第七冊

## 一 審鵝

明朝年間，有一個鄉下人，拿了一隻鵝到市上去賣。到了市上以後，他把鵝寄放在一家店裏，自己出去尋找朋友。

他找了朋友以後，回到店裏，向店主取鵝，不料店主硬賴沒有收他的鵝。他還說：『我家有好幾隻鵝，誰要你的鵝？你們真是鄉下人，怎麼這樣亂賴人？』鄉下人沒有法子，祇好跑到當地的縣官錢臨江那裏去告狀。

錢臨江就下令把店主和店主的四隻鵝，統統帶到堂上來。錢

臨江看了看店主，再看看鄉下人，一聲不響的便取出了紙墨筆硯四份來，分放在公堂的四角。把四隻鵝分開，一角綁一隻，大聲的說道：『鵝啊！誰是你的主人，你快自己招承罷！這件事祇有你自己知道，我們清官難斷家務事，那裏會知道這許多，你說是誰的便是誰的。』

大家看了看錢老爺審鵝這樣審法，都莫明其妙，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但是他們知道錢老爺斷案如神，相信他不會同小百姓开玩笑，他們祇好出神的看着。

過了一刻，錢臨江問左右道：『鵝寫了供狀沒有？』左右都回答道：『沒有！沒有！』

錢臨江親自下堂視察了一遍，笑嘻嘻的說道：『鵝已寫下供

狀了。』看的人都目不轉睛的尋找鵝的供狀，但是找遍了也找不到一個字。正在狐疑的時候，忽然錢臨江指着一隻鵝說道：『這隻是鄉下人的，因為鄉間的鵝吃的是野草，所以撒出來的糞是青色的，店裏的鵝吃的是穀類，所以撒出來的糞是黃色的。你們看那一隻鵝撒的糞是青色的，這不是很好的供狀嗎？』大家一齊驚服。

錢臨江含笑退堂。

## 二 打笆斗

從前蘇州有一個姓葛的縣官，也是斷案如神的，大家都叫他做葛青天。

蘇州的觀前街米行裏失掉了一隻笆斗，米行老板看見對門

雜貨店裏的一隻笆斗，活像自己的一樣。不問情由，就叫夥計們過去搶了回來。弄得兩家打起架來，並且還告到葛青天那邊。

葛青天說道：『小小一隻笆斗，能够值得多少錢，況且又沒有記號在上面，可以算是你家的，也可以算是他家的。累得你們告狀打官司，都是笆斗的不是。』說完，他抽了一根堂籤，喝令把笆斗重重的打二十大板。大家聽了，都莫明其妙的嚇了一跳，以爲葛老爺這番發了瘋了，怎麼打起笆斗來呢？

二十大板打完了以後，他老人家不慌不忙的走下來到笆斗近旁一看，見地下散着許多芝麻，便問道：『你們兩個誰是賣芝麻的？』

開雜貨店的老板道：『小人店裏是帶賣芝麻的。』

葛青天道：『我原說是笆斗累你們的罷。他現在招出來了。量米的斗縫裏祇會夾着米，決不會平空的有芝麻夾在裏面。現在笆斗給打了以後，落出許多芝麻來，那麼這隻笆斗是誰家的，也用不着本縣審判了。』

大家聽了他這一番話，都很驚喜的說道：『了不得，簡直是青天，怎麼會想得起這種大道理來！』

雜貨店裏的老板，拿了自己的笆斗快快活活的走去，祇聽得大家在衙門外面叫着：『葛青天！』『葛青天！』

### 三 有趣的遺囑

有一個老農人，臨死的時候，立了一張遺囑，上面寫着：『我死

以後，把我家裏的十七隻牛，分給三個兒子。長子得二分之一，次子得三分之一。幼子得九分之一。』但是十七這個數目，要是照這個比例去分配，想三個人個個都得整隻的活牛，那是一輩子也分配不來的。

老頭子死了以後，三個兒子爲了都要得活牛，這樣分配不好，那樣分配也不好，到底沒有辦法，幾乎打起架來，就告到官裏。

那官太爺聽了，想了一想，忽然仰頭大笑說道：『這事容易判斷，你們明天把十七隻牛，一齊牽得來，我自有法子分配。』

到了明天，弟兄三個趕了一大羣的牛，得得的奔向縣衙門裏來，引得街上的人都出來觀看，都跟着到縣衙門裏來。

到了縣衙門裏一看，官太爺却另外備了一隻牛，看見十七隻

牛都到了，他便把那隻牛放在一起，合成十八隻。然後他吩咐長子取牛九隻，次子取牛六隻，幼子取牛兩隻。剩下一隻仍舊是官太爺的。他們兄弟三個高高興興的趕着牛回家去。

這位官太爺真聰明，加了一隻牛在裏面，在一般人看起來總可以多分一些了，誰知按照着遺囑的比例分配，仍舊剩下一隻牛來，而弟兄三個剛好都分到了整隻的活牛，真是一舉兩得。

#### 四 兩件有趣的事

從前某處地方有一個縣官叫做趙介堂，也是斷事如神的。

有一天，有個鄉下老頭子來控告他的兒子，說兒子不孝，不贍養他。趙介堂想了一想，說道：『你們這樣遠的路，跑到縣衙門來，想

來有些餓了，每人拿一百大錢去吃了些東西再來說罷。』

等他們吃了東西回來，趙介堂問老頭子道：『你的一百個大錢吃完沒有？』老頭子回答道：『都吃完了。』趙介堂又同樣的問他兒子，兒子却沒有吃完，還剩下五十多個大錢，仍舊還給趙介堂。趙介堂就對老頭子說道：『像你們這樣的窮苦小百姓，家裏有多少收入？一餐倒要吃一百個大錢，照你這樣狂吃狂用，可見得你所控告的不一定是兒子不孝，不過他沒有力量贍養你罷了！以後赶快節儉些。』那老頭子只得一聲不響的退出去。

又有一天，天氣很冷，趙介堂獨自一個人，走到街上去散散步。看見一個乾瘦的鄉下人挑了一擔糞，潰翻在一家衣莊的門前。店主人以為這是不吉利的事，非要鄉下人脫下衣服來揩乾淨不行。

鄉下人祇穿了一件破夾襖，一時脫不下，百般哀求，但是店主人總不肯放他過去。

趙介堂看見了，走上去說道：『你這鄉下人，自己不小心，把糞潑翻，還要去求那一個？赶快脫下衣服來，把糞揩掉！』旁人聽見這話，都以爲縣官居然今天也幫富人欺侮起窮人來了。

鄉下人沒有法子，祇好脫下衣服去揩糞，那身上乾瘦的肉，不住的在寒風裏發抖。揩完以後，趙介堂對店主人說：『現在吉利了罷！』主人連聲稱謝。趙介堂說：『糞是揩乾淨了，他沒有衣服穿，凍得發抖，凍死了怎麼辦呢？』主人說：『聽老爺吩咐。』趙介堂就叫鄉下人到店裏衣架上去拿衣服穿。鄉下人很胆小的，進去拿了一件單衫。趙介堂說：『單衣太薄。』鄉下人又進去另換了一件棉襖。

趙介堂又說：『棉襖不及皮襖暖，你冷了許久，拿件皮襖穿罷！』

鄉下人才進去換了一件新的皮襖反穿在身上，謝了趙介堂，挑起糞担走了。店主人不敢作聲，祇得躲到裏面去。大家看見這樣，不覺拍手稱快。

（以上四個故事見北新書局小朋友民間故事上）

## 五 平凡

畢雲程先生從來沒有進過學校，最初做學徒，靠看報紙來學國文，不懂的請教帳房先生。一度入商務印書館任排版，所排的課本各種都有，畢先生一面排，一面讀，增加常識不少。後入紗業公所做書記，居然把紗業情形，作成一個很長的報告。因此不久他做了

一個紗廠裏的主任。但是過了幾年，他還是覺得學識不够，丢了紗廠的事，再自己半工半讀的求學。他曾經寫了一首詩如下：

平凡

(一)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我不上學常看報紙，

我不識字常查字典，

我沒有書常讀紙版，

我沒有錢做工吃飯。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歡欣工讀，快樂向前。

(二)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早上起來跑路飛快，  
中午吃飯蘿蔔青菜，  
晚上睡覺一塊硬板，

一天到晚喜笑開懷。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歡欣工讀，快樂向前。

(三)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我丢了三百五，因為不才，

我願意拿八十，努力換來。

我良心平安，我不懊悔，

我努力奮鬥，我抱樂觀，

平凡！平凡！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歡欣工讀，快樂向前。

(生活三卷四期)

六 神妙的簫

從前有個韓信，奉漢王的命令，帶了許多兵去打楚國。他雖然把楚霸王四面八方包圍了，但是楚霸王十分勇猛，韓信決不是他的敵手。而且楚霸王有八千個親信勇士，是他初起兵時從江東帶來的，號稱八千子弟，都是不怕死的，天天跟在楚霸王左右。所以韓信要想用兵來降服他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韓信自己也知道，楚霸王是不能用兵力來戰勝的，便和漢王的謀士張良去商量。

張良是個足智多謀的人，常常能够想出奇妙的方法來制勝

敵人。他看見韓信不能用兵力來戰勝楚霸王跑來找他，便想出一個方法來，使楚霸王的兵個個沒有勇氣打仗，個個不聽楚霸王的命令。到那時，楚霸王無論怎樣勇猛，一個人也不中用的，這樣，韓信可以不用費一枝箭，不用出一個兵，就可以戰勝。

再說楚霸王給漢兵四面圍住了，沒有路可以逃走，祇好苦守在裏面，也不出來交戰。隔了幾天，營裏的糧食，一天少一天了，大家都吃不飽，又遇到秋天，到了晚上，一陣一陣的秋風，把樹葉一片一片吹落下來，楚兵看了，想起了家鄉，不覺悲傷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遠遠來了很清楚的簫聲，一聲高，一聲低，一聲長，一聲短，悽楚的音調，刺入楚兵的耳朵裏，使他們好像入了夢境，看見他家裏的妻兒，對他們哭，要他們回去。楚兵聽了這簫聲，越加